



春秋集傳卷四

桓公上

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夫人文姜在位十有八年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庚午
元年

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

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

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

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

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

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

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累上聲

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
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適子乎適子當立
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
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弒而惡亦有
所分矣春秋曷為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
禮無二適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
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毋非夫人則桓乃隱之
庶弟安得為適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
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

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已所有
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適嗣隱
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
已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
乃弒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
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毋貴者其說非歟曰此徇惠
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
為夫人毋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適嗣禮之所不
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
探其邪心而成之公羊又肆為邪說而傳之漢朝又

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罪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與音豫適音的三月公會鄭伯莊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左傳公即位脩好于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非禮曰此祊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

下而虞為大谷歸田

假許 孟未

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為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莊盟于越左傳結祊成也盟曰淪盟無享國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

夏 春秋左傳卷四 周

假許 二邊 一越

大水 六月雨

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弑逆之人凡民罔弗懲即
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
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
為禽獸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絕而惡
自見矣

秋大水

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
陰沴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洛水警予
何也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已來水之行未得
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

爾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暘而熄矣奚待乎九
年十有三載之治也山谷之所洩歟自禹功既施疏
鑿決排以至於今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為堯
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為
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為解誤矣

庚辰 庚辰歲 庚辰歲 庚辰歲

冬十月壬午與夷之卒其壽一爾必為諸侯之卒天子

辛未 辛未年 辛未年 辛未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王故五之天賦

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

恒

春秋傳卷四

四

周

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
 督之罪也。程子曰：弒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
 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二
 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為諸侯之卒天子
 所隱痛，故書王以正之誤矣。

及其大夫孔父

父音甫左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宋督攻孔氏

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

按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
 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
 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愧矣父者名也著其節

孔父 孔父 孔父
 孔父 孔父 孔父
 孔父 孔父 孔父

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
 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
 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弒殤公
 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
 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
 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
 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
 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
 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
 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

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難去聲

滕子來朝魯公嘗與以齊宗師而稱

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而稱子者先

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

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

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

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

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為惡而篡

弑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

民間弗懲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

秦朝 楚子休尸

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
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
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
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
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
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

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

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

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

殊其理一耳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為亂名實

秦朝 復麟
四味 秦朝
秦薛 秦朝
但名實 秦朝

巨

秦火長

秦

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桓鄭伯莊于稷以成宋亂左傳會于

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莊公○

按左氏為賂故立華氏也邾定公時有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

之賊凡民罔不慙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其矣故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夫臣為君隱子為父隱禮也此其自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為有隱乎爾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

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弒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嘗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弒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瞿音渠澶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左傳滅哀伯諫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整昭其儉也衮冕鞞珽帶裳幅舄衡紘紕纒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鞞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鑿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

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真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郕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滅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大路祀天車也越草結席也不致謂不致五味黍稷曰塗鑿精鑿也鞞蔽膝也珽王笏也統冠之垂者纒冠上覆者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鞞鞞刀削上下飾鞞紳帶厲大帶之垂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車服器械之有五者皆以比象天地四方德謂事之合理者違謂事之非理者哀伯僖伯子音釋越音括珽音挺幅音備統音膽絃音宏纒音延率音律鞞音丙鞞音琫鞞音盤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弒逆之賊不得致討而受其賂器實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

于棠 取郕鼎 取郕鼎 取郕鼎

巨

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爲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左傳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公穀程氏皆以杞爲紀桓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

桓鄭伯莊會于鄧

按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

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觀春秋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

左傳討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

左傳修舊好也。

冬公至自唐

左傳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行必

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常事

爾何以書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

莊五年冬會伐衛六年秋公至

僖四年正月會侵蔡八月公至六年夏會伐鄭冬公

至十五年三月會牡丘九月公至十六年十二月會

淮十七年九月公至僖十八年或錄其會盟侵伐之

危也宣公會黑壤成公會沙隨昭公會平丘皆見責

於晉僖公會伐鄭遂圍許會侵蔡遂伐楚成襄

之會伐鄭伐秦伐齊定之會侵楚哀之會吳伐齊皆

大戰伐之事無不可危定之圍成雖曰以君伐臣而

強邑未可遽服或著其黨惡附姦之罪也

桓公納鄭突莊公

襄公釋崔杼不討桓公弒君而立嘗列於中國諸侯

而盟重丘書至會

之會而不書至同惡也今遠與我盟而書至者危之

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美語不云乎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出必告音入聲

壬三年申春正月

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曆者昭公

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

班曆明矣又有以為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

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弒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

北朝
二
三

春秋左傳卷四

于蒲信 召陵禮
于蒲信 於故尸
于蒲信 於故尸
入柱

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而事讎魯不之耻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五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公會齊侯傳于襄成衛侯傳于襄成晉命于蒲傳于襄成夏齊侯傳于襄成衛侯傳于襄成晉命于蒲傳于襄成公羊曰晉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

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論豈不獨為近正乎故特起晉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晉命

六月公會祀侯于郕左傳祀求成也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

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爲變大矣先儒以爲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

公子翬如齊迎女左傳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

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綸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僖送姜氏于謹謹音公會齊侯于謹

夫人姜氏至自齊

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
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迎則既輕矣爲齊侯來乃迎而會之于謹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冬齊侯僖使其弟年來聘左傳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有年

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于經若
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
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
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
存而不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
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耳然則天
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
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
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

舊文能立興王之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
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
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奧旨然
後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癸酉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
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
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
教芟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

狩即大閱
王本傳

城即 狩即

以狩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比習戰也爰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大閱簡軍實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獮殺也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

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五德全

矣蒐音搜爰音拔獮音癘

夏天王桓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

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大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大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于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没王使榮叔來賜命矣

五

春秋集傳卷四

十四

信

成邪 同口齊
一異于與滅德化之文
誅暴禁亂之也
如紀國小 合陳 存小
如紀 正 河 陽 在 矣

尹父还 舍至
于箕 旬中
世故 合字 卦
占却 朔
難降美 合字 干

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
告故備書于策夫子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
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
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
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意林所謂聖人誅意之効是也

諫音喧
潛音慘

天王桓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
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
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

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
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集入掌
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
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
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
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華門老身而不用
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
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
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
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齊鄭將襲紀故

秋蔡人

桓衛人

宣陳人

厲從王

桓伐鄭

莊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

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緜葛命二拒曰奮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戰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墮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拒方陣也司馬法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此即魚麗陳法也祭足仲字也伍步卒音釋曼音萬麗音離緜音須膾音會

糾也 從王伐了
伐了甘 錫命年

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緜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

縑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
之防也王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
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
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
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
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
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
以他人祖禩祭於已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

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
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螽○冬州公如曹

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子三公稱

公如周公召王者之後稱公如宋公州公諸侯而稱

公者昔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
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
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乙亥六年

春正月寔來

休了凡屋周公也

春秋左傳卷之五

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凌弱眾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

入向正 休黃 不仕治

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郟 左傳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眾庶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一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

五

春秋集傳卷五

五

約

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
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
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
與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
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蔡人殺陳佗 佗音駢

佗弒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為君者以賊
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
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
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

且越合稷 西即于申
主晉 楚子入陳

討之賊也魯桓弒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弒君而四
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弒君者及其見
殺而稱位蔡般弒父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
人皆以為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與奪遏人欲於橫流
存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弒之
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以為為君
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
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
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

用
補遺
楚子入陳

死

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

四休甲 陽生入
道情 令狐
取長為 及首息

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晉僖侯名司徒乃改司徒為中軍宋武公名司空乃改司空為司城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乃改具敖二山名同物謂與公同日生

嫡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各分素明

同生 虛朽 走已

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冬紀侯來朝左傳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按左氏會于郕諮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春于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

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

死朝大寺新城 葉林
易春正月城下

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丙子七年其後生主欲以文辭樂學之本也。即公棄晉。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孟子曰。賊也。耳。以其仇也。主賤也。

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

不掩群。夫子鈞而不網。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

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書

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無主而貴。書公天不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皆以名桓天下之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

于棠 咸丘

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

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

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

人以深絕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

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四時具。然

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

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

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

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

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

直 水火集傳卷五

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弒兄，臣弒君，而天討不加焉。是
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
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
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
弒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
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
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
也。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告也。桓弒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

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
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
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
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丁丑八年
春正月己卯

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
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
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于敬授民時，
巡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

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
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
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為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
時志也為再烝見讀書也
天王桓使家父來聘

下聘弒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
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
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王
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

糾中錫命三不雨有
糾物石陵田

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
故歸賙仲子會葬成風則宰恒書名於前而王不稱
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
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
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夏五月丁丑烝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
伐地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
祭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直

春秋傳卷五

表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桓于紀書而一

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

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

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

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

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此說是

也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

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

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

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戊寅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桓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

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

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

則當穆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

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

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

姜歸 王姬歸
姜田 歸鄭

直 春秋左傳卷五 十一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

稱鳩

夏四月○秋七月○射姑夫人獻穀者射姑也

冬曹伯桓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音亦左傳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土卿禮也

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

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

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

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

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

齊世血兆
世威正如晉休已合申
齊世血兆難降合申
苦食不失位

養丘 奉休晉
射姑素 高子血

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茲之

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

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

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

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

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

道不辨其動者良二事曹王以與更之乎此乎

卯巳十年公天入庚十平書王承常與射姑射姑樂

春玉正月射姑素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

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

四國地戶知戶休宋
占即 吳休我
占即 集馳

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弒立天下大
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
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
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
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
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
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春秋集傳卷五

春秋集傳卷六

桓公下

庚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僖衛人宣鄭人莊盟于惡曹

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春
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
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
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辭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
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左傳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
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

巨
仲

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公子皆君也弗從
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
為公娶鄧曼生昭
公故祭仲立之

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餽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
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
爭兵革不息忽儀豐突之際其禍憐矣亂之初生也
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
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
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
以為永鑒矣禮音尾
憐音慘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

執鄭祭仲

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
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

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
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以女妻人曰女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

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

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

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

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

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

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

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

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突歸于鄭左傳厲公立

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

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

一順詞也易詞此年突歸莊二十四年赤歸曹僖二十八年三十年衛鄭歸成十六年曹伯歸

昭十三年楚比歸是也順詞僖二十八年曹伯歸襄二十六年衛侯歸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歸哀八年

年邾子益歸是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

桓十五年許叔莊九年齊小白襄二十五年衛侯昭元年莒去疾二十二年王猛入王城二十六年天王入成周是也逆詞桓十五年鄭伯突

莊六年衛侯朔哀六年齊陽生是也突以庶奪正固

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在外則大國為之援而

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

曰歸易詞也

曰歸易詞也

蔡季子炳金朔入

襄十四年許叔莊九年齊小白襄二十五年衛侯昭元年莒去疾二十二年王猛入王城二十六年天王入成周是也逆詞桓十五年鄭伯突

突歸于鄭

赤歸

桓 意

鄭忽出奔衛

左傳昭公奔衛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韓兮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

新城宋休丁春書
入晉楚休丁休
陳會字

金之入陳休陳
四歲有魚漫果注滿
休陳會字入即日春
休陳會字在春入即
楚丘會字

五四會 武父
五四會 休宋 蘇宋
武父 休宋

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也

韓音托

柔會宋公

莊陳侯

厲蔡叔

桓盟于折

公會宋公于夫

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闕音

春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

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講信修睦
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辛巳十有二年

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武莒子盟于曲池左傳

平杞莒也○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莊燕人盟于穀丘○八

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莊于虛○冬十有一月

公會宋公莊于龜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

虛冬又會于龜○丙戌公會鄭伯厲盟于武父左傳宋公辭平

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及鄭師厲伐宋丁未

戰于宋莊左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無信也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

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

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

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

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

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

于宋是也

壬午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厲已巳及齊侯僖宋公衛侯惠

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左傳宋多責賂於鄭及齊與宋衛燕戰鄭人來請修好

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讐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儀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

了人修補此打入滑同正齊

變委自修了相率
息侯
息侯

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讐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事見左傳襄公十八年蔡大敗楚而滅事見左傳定公四年哀公元年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弒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公與夫人曰為夫斃又不葬于是以吉葬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怒

直

春秋集傳卷六

元水
字大水
于清

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未。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厲于曹。左傳春會于曹曹人致饋禮也。○無冰。

按函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

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

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

元年 元水

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蓋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

春三日月 夏五

巨

春秋左傳卷六

二

之

而不能益也

鄭伯厲使其弟語來盟

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災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嘗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嘗事也以為當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

御廩災

集部

而民不怨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乙亥嘗

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于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莊以齊人

襄

蔡人

桓

衛人

惠

陳人

莊

伐鄭

左傳宋人以諸

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

乙卯送 乙亥嘗

許泮蔡季 三三 盧定四

門音釋
椽音傳

齊人休甫 今召陵

齊人休甫 今召陵

宋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甲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桓使家父來求車

齊母 黃父 賂貢

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
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
而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服乎經於求賄求車求金
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
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
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
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
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
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

廉耻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桓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厲出奔蔡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

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于於郊吾惑之以此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汪池也音釋舍音捨

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

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昭復歸于鄭

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或曰復厭詞也

許叔入于許

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

入極 子同生

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
 赴諸方伯。求復其國。冀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
 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云者。難詞也。
 公會齊侯。襄于艾。左傳謀定許也。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天王崩。不
 奔喪。而相率朝。弒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厲突入于櫟。櫟音立。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於櫟。何也。夫制邑
 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
 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

戚而出獻。蒲。寧殖邑。戚。孫林父邑。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楚有陳蔡不羹

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事見左傳昭公十一年。故夫

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

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及

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

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

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臂音避。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莊衛侯。惠陳侯。莊于袤。伐鄭。袤音

耻。左傳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

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眾，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乙酉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

莊蔡侯 桓衛侯 惠于曹

左傳謀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 莊蔡侯伐鄭

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醜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五箇 伐尸 襄十二年
恭薛朝 占即 會相
伐尸 肖魚
陽谷新城 踐土 會温
雞澤 會相 伐尸

公尸王制至自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

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

上無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

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惠朔出奔齊左傳初衛宣公

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

壽於左公子夷姜繼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

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

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

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

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

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夷姜宣公庶母也繼以失寵

也宣姜即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會其過惡也朔即惠

公黔牟急子母

秉音懲惡音烏

丙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襄紀侯盟于黃左傳平齊紀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趯左傳尋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左傳疆事也於是齊人

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

六月丁丑蔡侯桓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左傳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

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蔡侯封人無子弟季次當立封人欲立弟獻舞而

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因蔡人之召而反歸奔喪

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

季歸 季子册 也俱二書也

卯 舍至

直

春秋集傳卷六

三

忽

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
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迫者也是
以見貴於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
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
以異於衆人也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
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
子疾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
欺天平曾子疾革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頁伐 會宋
四味 蔡季
王所 躋僖公
丑味 午休尸 質

白廟 于者一血 訛言 許近
自明伯 血拔 于 合霜男傳

之義大矣簣音責

及宋人莊衛人 惠伐邾 左傳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丁亥十有八年

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
爲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爲忠極其尊
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爲禮哉或曰魯君生而
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爲虛位禮之文也沒而
繫謚爲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
公志其失禮之實爲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

忽

春王正月

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

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

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

襄于樂

樂音洛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左傳公將

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綉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樂遂及文姜如齊

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按齊詩惡魯桓微

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其詞曰敝

筍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

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

符取魚器梁漁梁也齊人以敝筍不能制

大魚比桓公不能防閑文姜也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

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

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
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苟音其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左傳公及文姜如齊

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

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魯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于齊

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

公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桓公不廷信何平姓曰春

春王正月 會櫟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讐在外也穀梁子曰讐在

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夫桓公之讐在齊則外

也隱公之讐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

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

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